



刘海洋
著

黄金血

山东招远黄金商尘封七十年的动人传奇

在国家大义面前，在沦为亡国奴的耻辱之下，
仇敌亦是战友，商人也能抗日！

日本鬼子虎视眈眈，卖国军阀步步紧逼……
在黄金的诱人光华下，爱情何去何从？阴谋终向何方？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014014051

I247.52
228



刘海洋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01079

I 247.52
228

12031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血 / 刘海洋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201-08583-8

I. ①黄…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26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蓝空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19.25印张

字数: 250千字

定价: 32.80元

目录



黄金血

第一章	买凶杀人	001
第二章	赏金大会	011
第三章	不速之客	022
第四章	订货会	031
第五章	真假新郎	038
第六章	血腥喜宴	044
第七章	兄弟齐心	053
第八章	拜山	074
第九章	朱大小姐	085
第十章	峪子涧的秘密	092
第十一章	谈买卖	101
第十二章	釜底抽薪	113
第十三章	开战了!	125



第十四章	吴大当家	137
第十五章	大礼	143
第十六章	金矿联盟	150
第十七章	暗杀	158
第十八章	周瞎子的故事	167
第十九章	龙脉	177
第二十章	身份危机	185
第二十一章	弟弟的秘密	193
第二十二章	借刀杀人	202
第二十三章	身份揭穿	212
第二十四章	鬼道山大当家	220
第二十五章	金库血战	231
第二十六章	三山口之约	240
第二十七章	谢家掌门人	246
第二十八章	诱捕	254
第二十九章	联手	264
第三十章	小蒋村突围战	272
第三十一章	情义千斤	281
尾 声		292

1937年初春的一个傍晚，一个健壮的中年人爬上了银狐岭。

如今这里虽然已成不毛之地，但在二十年前，银狐岭却是招远最具诱惑力的地方。玲珑山采金泰斗谢长平创立的谢家金矿曾经如日中天，几乎养活了半个招远城。可惜后来德国人侵占招远，为攫取黄金害死了谢长平，一代采金奇才就此陨落。曾经繁华的银狐岭也日渐衰落。

谢长平的墓，就在银狐岭的最深处。

天将黄昏，刺骨的寒风中，中年人在谢长平的墓前停下了脚步。此人叫汉斯，德国人，二十年前来招远传播基督教，是城内唯一的传教士。

他迎着风扬起了脸，喃喃地说：“我的上帝啊，我隐藏了二十年的秘密，居然被你儿子知道了。今天和义堂里，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呢？”

夜幕降临，银狐岭渐渐陷入黑暗。汉斯离开谢长平的墓地，满腹心事地向山下走去。走了没多久，脚下突然一绊。他刚要起身，忽然有几只手臂将他死死按住。

招远从事黄金买卖的人，历来讲究和气和义气，因此将矿主们商议大事的地方命名为和义堂。但此刻的和义堂里，却没有了往日的平和。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着刚刚发生的事情。玲珑山采金泰斗谢长平的儿子谢怀仁，忽然召集玲珑山金

矿的矿主们，宣布自己发现了父亲遗失的炼金秘方，并且提炼出了黄金样品，供矿主鉴赏。

朱文鸣只看了一眼，心便猛然缩紧。呈现在他眼前的几块黄金，质地纯净，色泽饱满，宛然就是谢长平当年冶炼的黄金。人们啧啧惊叹，玲珑山很久没有见到成色这么好的货了。

谢怀仁谦逊地问朱文鸣：“二叔，您看如何？”

朱文鸣爽朗地说：“虎父无犬子！谢大哥去世以后，玲珑山再也难见如此好货。谢贤侄找到了大哥遗失的秘方，真是玲珑山黄金界的幸事。九泉之下的大哥，终于可以安息了。”

三十年前，谢长平与朱文鸣和范仲良结为异姓兄弟，三人同心协力，将玲珑山的黄金推向了全国。谢长平被害后，又是朱文鸣收养了他的双胞胎儿子谢怀仁和谢怀义，供他们吃穿读书，直到谢怀仁自立门户，此事被招远百姓奉为美谈。如今谢怀仁经营的平度金矿已经步上正轨，可以说朱文鸣功不可没。

站在谢怀仁身后的朱文鸣忽然觉得范仲良轻轻拽了一下自己的衣襟。

玲珑山西区的平度金矿，高高的围墙阻隔了里外天地。矿区内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在矿房内忙碌。围墙外面，护卫队长胡振中带着队员巡逻。距金矿一里外的湖边，有一座四进院落，是谢怀仁的宅邸。

谢怀仁一踏进家门，管家戴泽就殷勤地迎了上来：“老爷，听说您今天在和义堂讨了个满堂彩，用几块黄金镇住了所有人，咱平度金矿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

谢怀仁边走边笑：“消息这么快？这只是开始，好戏在后面。我要去思祖堂研究方子，告诉守门的，谁都不许打搅我。”

戴泽一愣，思祖堂是谢家祭奠祖先的地方，老爷怎么去那里研究方子？他随口答应，看着谢怀仁走远了，才招手喊来一个亲信，拿出本书说：“你马上去趟朱府，把这本书交给朱老爷。”

思祖堂没有窗户，长方形的墙壁上，挂着一位瘦骨嶙峋老人的遗像，他就是二十年前冤死的谢长平。

谢怀仁捧着金块跪在遗像前，含着眼泪说：“列祖列宗，我终于找到了重振家业的方法。请祖先保佑，让我手刃仇人，复兴谢家！爹啊……”他的手一颤，金块滚落，身子也匍匐下去，“您蒙冤二十年，现在终于到了复仇的时刻。您放



心，所有暗算您的人，都将付出代价！”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父亲血肉模糊地被抬回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便惨然死去。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父亲独自走向人生的终点，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悲惨遭遇呢？这是个永远的秘密，也是谢怀仁心中永远的痛。二十年来，谢怀仁独自支撑着破碎的家，始终在追查父亲遇害的真相。如今，他已经查清了杀害父亲的所有仇人，并且积累了足够的报仇资本。他决定用出其不意的行动将仇人一网打尽，统一玲珑山黄金界。他有这个能力，也充满了信心。

朱府客厅的餐桌上，朱文鸣和范仲良相对而坐，面前摆着卤猪蹄、酱肘子、花生米、炒鸡蛋四样菜，但是都没有动。

范仲良烦躁地说：“二哥，你说谢怀仁的方子是不是真的？”

朱文鸣冷笑：“你说呢？你也见过谢长平冶炼的黄金，会不知道真假？”

二十多年前，在谢长平全盛时期，所产的黄金质地纯粹，冠绝全国。一个谢家金矿，几乎占据了玲珑山黄金买卖的大半江山。谢长平死后，玲珑山采炼黄金的技术大幅下滑，当时招远就盛传谢长平掌握了一个炼金秘方，可以将黄金纯度提高百分之四十。这种猜测流传了很多年，一直无法证实。现在谢怀仁突然声称找到了父亲的秘方，一旦消息成真，谢家自然重现辉煌，那时其他矿主又如何应对？

“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岂不是很难过？”

“不只是我们，整个玲珑山的黄金界，都要重新被谢家控制。”

范仲良质疑：“不会吧？谢怀仁不是谢长平，仅凭一个炼金秘方，就能控制玲珑山？”

朱文鸣摇头：“老三啊，你是不了解谢怀仁。谢长平其实只是个工匠，根本不懂经营。二十年前要不是戴泽的父亲帮忙，谢家金矿不可能做那么大。可是谢怀仁不同，他擅长的恰恰是经营。当年谢长平死后，谢家其实已经走投无路，谢怀仁愣是靠着做苦力挣的钱，买下了没人要的平度金矿，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把平度金矿做成了玲珑山屈指可数的大金矿。这样的人，你说厉害不厉害？他现在又找到了父亲的秘方，简直如虎添翼，会不想恢复家业？”

范仲良点头：“论起经营金矿的能力，玲珑山目前无论老一辈还是后起的，谁也比不上谢怀仁。要这么说，谢长平的秘方还真不能落在谢怀仁手上，得想办法夺回来。”

朱文鸣端起酒杯，不动声色地说：“秘方当然不能落在谢怀仁手里。老三，别忘了谢长平是怎么死的。”

一股冷气袭上脊梁，范仲良握筷子的手抖动起来：“那孩子不会是知道了什么吧。”

“谢怀仁这孩子心机太深，我也捉摸不透。”

“不可能！”范仲良想起往事，无限不甘，“谢长平被德国人拘捕后，至死都不肯透露秘方，他被送回家之后一句话都没说就死了，当时我们都在场，他没有机会把秘方告诉他儿子。那谢怀仁怎么找到的？难道谢长平在家里留有秘方的记录？”

朱文鸣说：“不可能！谢长平死后，我彻底清查了谢家，根本就没有秘方的记录。谢怀仁后来居住在我家，什么都没带。”

“那谢怀仁是怎么找到秘方的呢？”

“怎么找到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确炼出了高质量的黄金。我们要在他兼并玲珑山黄金界之前阻止，必须将秘方夺过来。”

范仲良感叹：“谈何容易！谢怀仁不是傻子，会将秘方让给我们？”

“让是不可能的。但只要计谋得当，也不是办不到。”

范仲良大喜：“二哥有办法？”

朱文鸣苦笑：“暂时还没有。这事要好好思量。”

这时，门口突然传来响动。

“谁！”朱文鸣立刻打开门，见女儿朱凤英和范仲良的儿子范玉虎站在外面。

朱文鸣看着二人问：“你们怎么来了？”

范玉虎神态慌张地说：“二伯父，我来找我爹，碰巧遇到了凤英妹妹。”

范仲良走过来问：“刚才我们说的话，你们听到了？”

范玉虎说：“没有。我们刚到门口，就碰倒了花盆，没听到二老的谈话。”

朱凤英面色有些苍白，一句话也没有说。

范仲良看着朱凤英，几年不见，这丫头出落得愈发俊俏了，不由说道：“呵，凤英真是女大十八变啊，都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了。”

朱文鸣看到朱凤英，眼睛一亮：“这事儿凤英没准能替我们办到。”

自从被劫持，汉斯就不知身在何处。他被人抬下玲珑山，紧接着上了辆马车，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带到了一间充满茅草味的房间里。有人摘去了套在他头上的麻袋。汉斯适应了室内的光线后，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是一间中式的书房，



四周摆满了书柜，两根漆红木柱矗立在屋子中央，将房间隔成两部分。靠墙壁的位置放着一张红木书桌，后面正坐着一位身材中等的中年人，旁边还站着一个瘦削的年轻人。

汉斯问道：“阁下是什么人，为什么将我绑到这里？”

中年男人呵呵一笑，“为什么将你绑到这里，你还不清楚吗？汉斯少校！”

汉斯摇了摇头，说：“阁下肯定弄错了。我是传教士汉斯，不是什么汉斯少校。”

中年男人缓步上前，拍着汉斯的肩膀说：“别再装了！1915年德军进驻招远，你时任德军少校，正是当年审问谢长平的人。我说的没错吧，汉斯先生？德军撤离后，你私自逃离军营，化装成传教士留在招远，因为你在审问谢长平期间获得了一个大秘密。你隐藏了二十多年，就是希望有朝一日，独得玲珑山的黄金，是不是，汉斯先生？”

汉斯面无表情：“阁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见棺材不掉泪！”中年男人愠怒，向消瘦的年轻人道：“伊藤君，请将我们的身份告诉这位少校！”

年轻人一哈腰，盯着汉斯道：“少校先生，刚才跟您说话的，是日军华北情报局土肥原贤二将军的秘书长——田中次郎中将，在下是田中先生的助理伊藤光！”

汉斯很意外：“你们是日本军人？”

田中次郎得意地说：“没错！汉斯先生隐藏得这么好，不是帝国的情报人员，怎么会查到您的底细？”

“你们想得到什么？”

“谢长平的炼金秘方。”

汉斯耸耸肩：“田中中将，我就是一个传教士，不是什么少校，更不知道你所谓的秘方。”

田中次郎脸色阴沉：“大日本军人一向缺乏耐性，汉斯先生如果不识时务，恐怕要皮肉受苦。”

“我真不是少校。”

田中次郎大怒：“拉下去！找人陪汉斯少校玩玩，直到他配合为止。”

几个壮汉破门而入，粗暴地将汉斯拖了出去。田中次郎怒气未消，背着手在屋内转圈。

伊藤走了过来，说：“中将，现在怎么办？看汉斯的样子，不像撒谎。”

“他绝对在撒谎！”田中次郎肯定地说，“土肥原将军的情报不会有错，汉斯

肯定知道谢长平的炼金秘方。告诉下面的人，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撬开汉斯的嘴巴。”

黎明降临，平度金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谢怀仁穿着工人服，站在矿区门口，整个人显得简朴而干练。不远处，工头们正给当班的矿工布置任务。

管家戴泽过来报告说：“老爷，范家埠金矿的范仲良来了，想见您一面。”

谢怀仁抬起头，“范三叔来了？有没有说什么事？”

戴泽说：“没有。范老爷只是说有要事相商，请您回府。”

一进客厅，谢怀仁便拱手笑道：“三叔您大驾光临，小侄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范仲良拉着谢怀仁坐下：“你可真够忙的。平度金矿现在是玲珑山屈指可数的金矿，你也是响当当的老板，以后别下金矿了，脏活累活交给下面的人做嘛。”

谢怀仁憨厚地笑着，抬手给范仲良泡茶：“嘿嘿，习惯了。三叔您抬举我了，平度金矿可不是大金矿，我也不是什么响当当的老板。三叔找我有事？”

“有，而且是大喜事。”

谢怀仁一怔：“三叔，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范仲良摆手：“先别问那么多，只说你有没有成家的打算。”

“有当然是有，只不知是哪家姑娘？”

范仲良笑道：“能配得上你谢贤侄的，当然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是你二叔的女儿朱凤英。”

谢怀仁沉默了。自打进门，他就在猜测范仲良的意图。在招远人眼中，谢长平和朱文鸣、范仲良的关系，不亚于刘关张。三人不仅齐心协力将玲珑山的黄金产业发扬光大，彼此还情深义重。谢长平死后，朱文鸣帮谢长平养家眷就是明证。即使谢怀仁，十年前也是对朱文鸣和范仲良心怀感激。但是随着他对父亲遇害真相的调查，朱文鸣和范仲良在他父亲死亡一事中担任的角色，越来越引起他的怀疑。

闻听范仲良要将朱文鸣的女儿许配给自己，谢怀仁的眼皮一跳，随后就明白了一切。谢怀仁不好意思地笑笑：“三叔，凤英妹妹能嫁给我，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可这事要二叔同意啊。”

范仲良起初还担心谢怀仁拒绝，见他一口答应，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你二叔当然同意。怀仁，实不相瞒，这婚事就是你朱二叔托我来说的。既是给凤英找个好归宿，也是亲上加亲，告慰大哥的在天之灵。想当年，你父亲带领着我们兄弟两个在玲珑山黄金界，那是何等的英豪洒脱，没想到他竟英年早逝，想



想都让人扼腕痛惜，唉，天妒英才啊！”

谢怀仁十分感动地说：“三叔，您别说了。我父亲去世得早，你们就是我的长辈。这门亲事如果凤英妹妹没意见，您和二叔就决定吧，我一切照办。”

“好，我这就去跟你二叔说，他一准儿很高兴。”

十天后，谢怀仁和朱凤英完成了定亲仪式。二人的身份瞬间发生了变化。订亲仪式上，朱凤英并未出现，谢怀仁向朱文鸣行过礼后，奉上一百块大洋作为彩礼，朱文鸣也将招远的一处祖宅作为陪嫁送给女儿，并定下四月初九完婚。一干人个个喜上眉梢，除了谢怀仁。谁都没有注意到，四月初九，恰恰是谢长平的冥寿。

谢怀仁回到家里，把管家戴泽叫了进来。

“老戴，你现在去电报局，给怀义发电报，让他马上回家。”

戴泽眉开眼笑地说：“明白，二爷是该回来。我两年多没见他，还怪想的。”

谢怀仁看着他的背影，无声地笑了。

他的亲信小路子在门口看见老爷发笑，忍不住说：“老爷，您要跟朱小姐成亲，这么高兴啊？”

谢怀仁敲了一下小路子的头，说：“你个小王八蛋，连我也打趣。事情办得怎么样？”

小路子高兴地说：“妥了！潍坊和青岛的几个大经销商都已买通，同意订我们新出的黄金，吸引其他经销商出手。不过这些人可真黑，张口要了我们三根金条。”

谢怀仁笑道：“十根金条也值！”

范仲良从定亲仪式上回家。他家位于玲珑山西北处，是一处两排四进院的宽敞建筑，门口种着几排冬青树，迎着日光葱郁可人。范仲良走进院内，见范玉虎阴着脸坐在树下，有些不悦：“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早就告诉你，今天是怀仁和凤英定亲的日子，你为什么不去？”

范玉虎看了眼父亲，没好气地说：“我为什么要去？这门亲事我既不赞同，又跟我没关系，我去干什么？我可不像你那么爱管闲事！”

范仲良火冒三丈：“你这是在跟你爹说话的态度吗？！什么叫跟你没关系？怀仁不是你的兄弟？凤英不是你的妹妹？你们三个从小玩到大，也算发小，你有没有感情？我们三家世代相交，我撮合他们的亲事，怎么叫爱管闲事？”

范玉虎激动地起身：“谁跟他是兄弟？我现在恨不得杀了谢怀仁！”

范仲良诧异，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玉虎，你是不是喜欢凤英？”

范玉虎面带痛苦地说：“对！我喜欢凤英好多年了，我们才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可是现在生生被你们拆散了。”

“要把女儿嫁给谢怀仁是朱文鸣自己的主意，你怪我干什么？难道女儿是我的吗？我说不嫁就不嫁？这个朱文鸣，真是薄情寡义啊，为了秘方连女儿都舍得。当年那件事，也是他提议的。唉，不说了。”范仲良望着儿子，语气柔和起来，“虎儿，大丈夫何愁无妻，这份私情你就忘了吧。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范家埠金矿，这点以后你会明白的。”

“不！”范玉虎在父亲面前一向顺从，今天却一反常态，坚决地说，“让我放下凤英，我做不到！”

“你想干什么？”

范玉虎恨恨地说道：“我要毁掉这门亲事！”

范仲良的火气又涌了上来：“没出息！我为范家埠金矿呕心沥血，你却对一个女人放不下，真是窝囊！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儿子？！”

范玉虎腾地站起来，涨红脸吼道：“金矿，金矿，你就知道金矿！你关心过我这个儿子吗？我不要什么狗屁金矿，我就要凤英！”

范仲良一个耳光扇在儿子脸上：“你……没用的东西，你给我滚！范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范玉虎怔住，抚着脸上的巴掌印，脸色铁青地向外走。管家老黄跑过来，见状要派人追赶少爷，被范仲良止住：“让他走！不想做范家的儿子，就永远不要回来！”

一群人全被范仲良的气势吓住，站在院里大气都不敢出。

范玉虎奔出家门之后，没头没脑地冲进了玲珑山深处，疯狂地发泄着心中的绝望。天渐渐黑了，范玉虎筋疲力尽，一头扎在草地上，抱着头大哭。初春的夜静谧空旷，阵阵寒风夹着凄冷徐徐袭来。不知过了多久，范玉虎止住了哭声，正想着接下来去哪儿，耳边忽然响起马蹄声，一个浑厚的声音道：“三哥，今天真邪门，跑了一天，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另一个声音道：“是啊，真背，两手空空，回山寨又要受大哥惩罚了。”

范玉虎的脑袋“嗡”的一声，腿开始发软。他判断出刚才说话的人，很可能是鬼道山的土匪。这是股横行玲珑山的狂魔，平日里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招远百姓无不退避三舍。没想到自己竟然碰到了他们。范玉虎有些慌，想伏在草地里



藏身，没承想脚下一个没站稳，摔了个跟头。乍起的声音吸引了土匪，为首的三哥一声呼哨，四五个土匪举着火把围了过来。看见范玉虎，一个土匪很兴奋地大喊：“三哥，尿尿憋不死人，这有一个活的。”

三哥一笼马头，扬着鞭子道：“真他娘啰唆！看见活的还愣什么？捆上！”

土匪蜂拥而上，范玉虎早已吓瘫了。

鬼道山上灯火通明，一杆写着“替天行道”的大旗高耸入云，迎着夜风呼啦啦摆动。旗杆下的广场上，一溜摆开十几张桌子，等待晚饭的土匪们正围着桌子嬉笑。广场正对面的聚义厅里，土匪头子吴达歪坐在虎皮椅上，正与寨里的头领胡吹闲聊。这时，在外面觅食的三当家回来了。他一进聚义厅，便大笑道：“大哥，兄弟今天满载而归，你猜我带什么回来了？”

吴达笑着坐直身子：“看来老三捕了条大鱼，快说，是什么？”

“我把范家埠金矿的大公子给您带来了。”

吴达猛拍椅子：“太好了！老三你立了大功，把人带上来！”

范玉虎被人推进了聚义厅。他四肢颤抖，见众土匪个个面相彪悍，胆怯地低下头。

吴达问：“你是范仲良的儿子？”

“是。”范玉虎战战兢兢地说。

“知道鬼道山的规矩吗？”

“不知……啊知道。大王，您开个价，我让我爹赎人。”

“还算识相。”吴达很满意，冲下面人摆手，“给他松绑，让他给范仲良写信，五根金条赎人，三天不见金条，老子就撕票。”

范玉虎抖抖索索地照着吴达的意思写了信。吴达随手交给旁边的喽啰，笑道：“范大公子，鬼道山图财不图命，只要你老子奉上赎金，老子立马放人。带下去，到马厩里囚禁！”

“慢着！”范玉虎突然开口了，“吴大当家的，我们做笔生意怎么样？我出八根金条，买两个人的命。”

吴达扑哧一笑，环顾众人道：“你们看看这个人，自己的命还没保住，就想害人。好啊，鬼道山明码标价，只要你出钱，我帮你报仇。说吧，八根金条买谁的命？”

“谢怀仁和朱文鸣！”

吴达一惊：“这两个人可是范家的亲朋，你确定要他们的命？”

“当然！怎么，当家的不敢？”

吴达冷冷道：“笑话，我鬼道山怕过谁？不过这两个人都是招远响当当的人物，你要想做这笔生意，得十根金条。”

范玉虎眼放狠光：“十根就十根！但我要这两个人的脑袋！一颗脑袋五根金条！”

吴达摇摇头：“你算错了，十根金条买两条命，其中一条是你的。谢怀仁和朱文鸣的头，你只能买一个。”

范玉虎眼中凶光一闪：“那就杀朱文鸣，但是要让你的人放话，说是谢怀仁买凶杀的。”

“借刀杀人？范公子还真是歹毒啊，吴某佩服。”

一层薄雾笼罩在清晨的玲珑山。

平度金矿内，通宵工作的矿工们走出矿区，换好衣服后逐渐离开。谢怀仁走在最后，一脸疲倦。他身边的小路子却十分精神，哈了口气说：“老爷，照这样干法，再过几个晚上，我们的货就齐了。”

谢怀仁叹了口气：“货本来就不难，难的是经销商。这些人个个火眼金睛，稍有不慎就会露底。现在离我们的订货会还有十天，这些日子你什么都不用干，给我盯紧了经销商，尤其是济南的老侯。做好了这件事，你就是首功，到时候老爷让你看好戏！”

“放心吧老爷，那些经销商唯利是图，早就被我买通了。就是老侯，虽说拿钱不痛快，态度也十分客气，还说要亲自拜访您。这些人，坏不了事。”

谢怀仁瞪了他一眼：“我就怕你这么想！这次来的经销商，都是做了几十年买卖的老油条，爱财更爱名，那么容易糊弄？好好看着这些人，出了岔子你担待不起！”

小路子答应，随后又问道：“老爷，您让我看什么好戏？告诉我一声，我也好学学。”

“问那么多干吗？到时候就知道了。”谢怀仁嘴上带笑，心中却暗暗发狠。十天后的平度金矿订货大会，他要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从现在开始，玲珑山的所

有金矿都将钻入他的大网。谢怀仁正用自己一贯的严谨，缜密地完成着替父报仇的雄伟计划。一想到此，向来处事不惊的他竟也忍不住激动起来。

玲珑山下，一辆人力三轮车飞驰而过。车上的年轻人身材消瘦，文质彬彬，留着锃亮的分头。小路子盯着三轮车说道：“老爷，那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这种打扮咱招远很少见啊！”

谢怀仁淡然一笑：“那不是咱招远出名的洋学生，朱二叔的儿子朱骏怡吗？”

小路子恍然大悟：“噢！怪不得老爷认识，原来是您大舅子。”

谢怀仁揪住他的耳朵：“你小子，越来越没大没小。”

两人刚到府邸，戴泽就迎了出来：“老爷，您可回来了。济南的老侯送来帖子，说下午来府拜望，咱见不见？”

谢怀仁站定身子：“老侯已经到招远了？这是贵客，当然要见。老戴，订桌酒宴恭候老侯。我先睡会，咱们下午招待他。”

戴泽出去订酒宴，等他返回时，屋内已响起谢怀仁如雷的鼾声。戴泽坐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发呆。他来到招远已经二十多年，自父亲一辈起，戴家就帮助谢家发展金矿事业。戴家并不拮据，在祖籍广东也算大户，戴泽曾想不通父亲为何甘为人下。直到临终时，父亲才向他吐露心声，告诉戴泽自己归依谢府的原因，是为了谢长平掌握的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如果被自己获得，戴家将控制玲珑山的所有金矿。戴父去世时，要求儿子继续留守谢府，直到获得这个秘密。戴泽遵守了父亲的遗言，十几年来安安分分做着谢府的管家，同时暗中搜寻父亲所说的秘密。十几年后，他终于明白了，父亲口中的秘密就是谢长平的炼金秘方。可惜，这个秘方已被谢怀仁率先获得了。戴泽几次想从谢怀仁口中套取秘方，都被谢怀仁含糊带过。正在失望，朱文鸣和范仲良突然找上他，希望合力拿到秘方。戴泽这才知道，原来当年谢长平的死竟跟他们有关。谢怀仁虽然年轻，却比他父亲狡猾得多，自己跟着他这么多年，一直不能猜透他的心思。如今还兴致勃勃地搞起了订货大会，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知道为什么，戴泽总有种要出大事的预感。谢怀仁、朱文鸣和范仲良，最后谁能独霸一方呢？戴泽站起身，想去朱府探听消息，想了想，最终又无奈地坐下了。

日上三竿，玲珑山街上的人多了起来。朱文鸣府上，下人们已将大院打扫干净。几个负责浆洗的大妈在槐树下捶打衣服。一抹阳光斜射下来，走廊上笼子里